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集解卷五十六

宋　裴駰　撰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為東昏縣屬陳留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

肥若是其嫁娭平之不視家生産曰亦食糠覈耳徐廣曰覈音核駰案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為麤屑為紇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戸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

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柰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兄伯已逐其婦此嫂疑後娶也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杜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畧定魏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

平固已前謝其兄伯漢書音義曰謝語其兄往事魏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畧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

間行杖劒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躶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徐廣曰漢二年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徐廣曰亦曰涓人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

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

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躶身來不受金無

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絶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如淳曰猶無廉隅）嗜

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
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
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
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
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
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
恣所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
諸將鍾離眛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

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漢書音義曰草粗也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

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為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漢書音義曰躡謂躡漢王足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為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

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廵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

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漢王音義曰反縛兩手遂會諸侯於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絶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尅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

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蘇林曰閼氏音焉支如漢皇后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桓譚新論或云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祕世莫得而聞也此以工妙踔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閼氏閼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閼氏日以遠疏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閼氏婦女有妒媚之性必憎惡而剸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按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旨與桓論略同不知是應全取桓論或別有所聞乎今觀桓論似本無說高

帝南過曲逆地理志縣屬中山也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出六奇計輒益邑凡六益邑奇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

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吕后弟吕嬃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嬃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

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
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
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如淳曰傅相之傅也是後呂頦讒
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
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徐廣曰王陵以客從起豐以廄將別守豐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封為雍侯高帝八年定食安國二十一年卒謚武侯至玄孫坐酎金國除陳
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
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

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劒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為安國侯安國侯既為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

太后怒乃詳遷陵為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孟康曰不在治處便止宮中也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楚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頦常以前陳平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

獨喜面質呂顈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顈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徐廣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孝惠帝於沛又從在楚封二十五年文帝三年死子平代代二十二年景帝三年坐謀反國除一本云食其免後二歲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菑川王反辟陽近菑川平降之國除孝文帝立以為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謝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

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户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

也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慚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漢書音義曰頭數也君欲強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

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諡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一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曽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壻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黄帝老子之學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閒卒歸

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史記集解卷五十六

史記集解卷五十七

宋 裴駰 撰

史記五十七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徐廣曰卷縣在滎陽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常為人吹簫給喪事如淳曰以樂喪家若俳優瓚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材官引彊漢書音義曰能引彊弓官如今挽彊司馬

也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郤適（漢書適作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服虔曰畧得殿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瓚曰在軍後曰殿孫檢曰一說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戰功曰多周勃事中有此三品與諸將俱計功則曰殿最獨捷則曰多多義見周禮故此云擊章邯車騎殿又云先至城下為多又云攻槐里好畤最是也）定魏地攻爰戚東緡（徐廣曰屬山陽）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朐得單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張

漢書音義曰攻壽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賁令徐廣曰一云句盾令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

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畤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還下郿頻陽圍章邯廢丘破西丞徐廣曰天水有西縣擊盜巴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攻上邽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頻陽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賜爵列侯剖

符世世勿絶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戸號絳侯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徐廣曰屬雲中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硰石應劭曰硰音沙或曰地名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絺徐廣曰姓乘馬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圂內轉攻

得雲中守遬丞相箕肆將勳徐廣曰箕一作算勳一作專一作轉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徐廣曰在上谷破綰軍上蘭復擊破綰軍沮陽徐廣曰在上谷駰案服虔曰沮音阻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

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如淳曰勃自東向坐責諸生說士不以賓主之禮）趣為我語其椎少文如此（瓚曰令直言勿稱經書也韋昭曰椎不撓曲直至如椎）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

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吕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吕后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户居月餘人或説勃曰君既誅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

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徐廣曰文帝四年時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韋昭曰牘版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娶故獄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太后以冒絮提徐廣曰提音弟文帝應劭曰陌額絮也如淳曰太后恚怒遂得左右物提之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

上巾為冒絮曰絳侯綰皇帝璽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手貫璽時尚不反況今更有異乎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為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為條侯徐廣曰表皆作脩字駰案服虔曰脩音條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

未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
為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
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
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
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
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
為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
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

河内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

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

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弓高侯等絶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卧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

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瓚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兄子章武侯太后弟廣國）先帝不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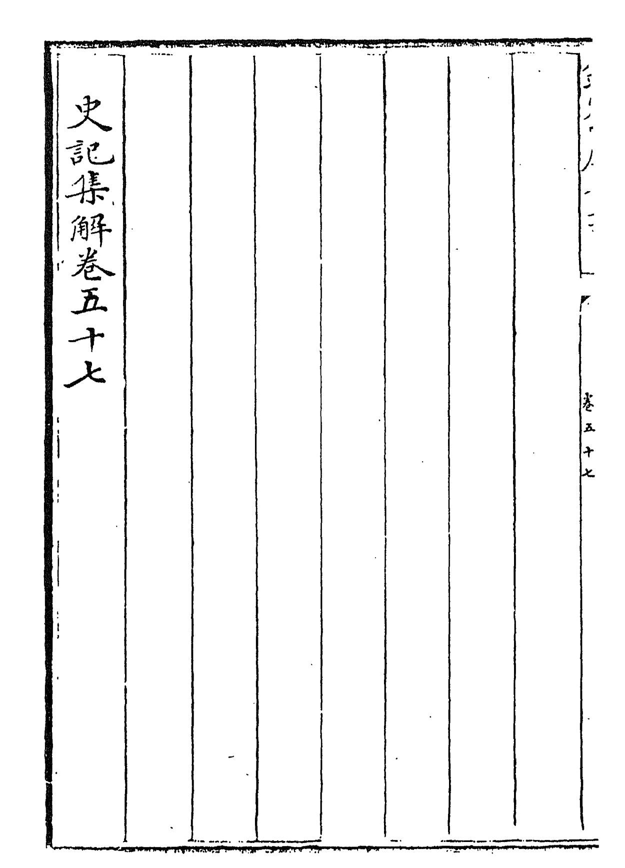
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

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韋昭曰大臠也胾音側吏反無切肉又不置櫡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櫡應劭曰尚席主席者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胾無筋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也偶失之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官尚方徐廣曰一作西甲楯五百被徐廣曰音披駰案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可以葬者取庸苦之

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書既聞上下吏吏簿責條侯如淳曰簿問責其情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衷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絶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

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徐廣曰諸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句如有顛倒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樸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史記集解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集解卷五十八

宋　裴駰　撰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為代王徐廣曰都中都

以參為太原王（徐廣曰都晉陽）以勝為梁王（徐廣曰都睢陽）二歲徙代王為淮陽王（徐廣曰都陳）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為孝王子登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徐廣曰都清陽）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為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

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其春吴楚齊趙七國反吴楚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吴楚吴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

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徐廣曰在陳留圉縣駰案司馬彪曰圉有高陽亭也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駰案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趩

入言警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鄧展曰但將駟馬往讚曰稱乘輿駟馬則車馬皆往言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

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竇太后義格如淳曰攱閣不得下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嗣事由此以事祕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宫使

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王乃命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漢書音義曰茅蘭孝王臣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

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有獻牛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王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壹飡梁孝王長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

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黄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罍樽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直千金孝王誡後世善保罍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罍樽平王

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罍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措置措以為笮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皇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人有辱其父而

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見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為平王子無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

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爲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爲庶人遷房陵地入於漢爲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如淳曰以是爲好喜之事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爲庶人遷上庸地入於漢爲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

以孝景中六年為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於漢為山陽郡　濟隂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隂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於漢為濟隂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宫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王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宫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令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

為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

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唐縣是後成王沒齒不敢
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
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
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
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
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月為
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
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

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為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

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孝梁王
為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
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
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
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
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
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今何如皆對曰
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

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為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絶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絶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

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劒劒著身視其劒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劒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還至霸昌廐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

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飡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史記集解卷五十八

史記集解卷五十九

宋　裴駰　撰

史記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親

栗姬子曰榮德閼于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

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皃姁子曰越寄乘舜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　臨江哀王閼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

壖垣為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初好音輿馬晚節嗇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

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宫觀招四方豪桀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并即隂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説易王

寵美人淖姬〈蘇林曰淖音泥淖〉夜使人迎與姧服舍中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絶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為膠西王端為人賊戾又陰痿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為郎為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

子毋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為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慍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訾録無所省録）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宫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為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

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皁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

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榷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榷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入多於國經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為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禨祥（服虔曰求福也）好為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

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客江充有卻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好内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二年卒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為中山王　右二國本王皆賈

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鮈立服虔曰鮈音拘為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為王齊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應劭曰樓車所以窺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戰守備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

出之如淳曰窮治其辭出此事寄於上最親徐廣曰其母武帝母妹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為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為哀王子慶為王徐廣曰他本亦作慶字惟一本作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

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寛釋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梲蘇林曰梲音奪梲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修生太子勃王内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媢不常侍病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梲為人數

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棁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棁棁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棁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修及王勃上以修素無行使棁陷之罪勃

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修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為泗水

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有皆入於王也得自除内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黄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税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史記集觧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集解卷六十

宋 裴駰 撰

史記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

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令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

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

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徐廣曰一作閈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竝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竝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強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徐廣曰一作敦一作勗一作觀也其更議以列

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宫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
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
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竝列奉
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
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
為竝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
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
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

絶續蕭文終之後于酇褒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户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宫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徳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騂剛何休曰白牲殷牲也騂剛赤脊周牲也羣公不毛何休曰不毛不純色也不賢不肖差也高山仰止景行嚮之朕甚慕焉

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宫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

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繈緥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強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匈奴西域舉

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詩云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毛傳曰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

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誖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徐廣曰蕭何之玄孫鄼侯壽成後為太常也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為

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宫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别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宫六年徐廣曰云元狩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

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為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為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人皆來張晏曰時所獲如淳曰匈奴官名三十二師也降旗奔師張晏曰降下也偃其旗鼓而來降葷粥徙域張晏曰匈奴徙東也北州以綏臣瓚曰綏安也悉爾心毋作怨毋俷徐廣曰俷一作非德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

徵張晏曰士不素習不應名於戲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三十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徐廣曰一作壃駰案李奇曰保恃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張晏曰侗音同維法維則書云

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六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强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為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為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為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強記君子者所不

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絶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觧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閎閎且立為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

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為齊王太后子閎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為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

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黒上方黄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黒土封於上方者取黄土各取其物色裹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為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為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

怠慢忽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誡齊王以慎內誡燕王以無作怨無俷德誡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誡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葆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逸無邇宵人維

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誡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户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縁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為朝陽侯一子為平曲侯一子為南

利侯最愛少子弘立以為高密王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立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墝埆北迫匈奴其人民勇

而少慮故誡之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俷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

買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寛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大中大夫公户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

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
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
益下心恐公户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
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内有異姓
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姓也周
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
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
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

不能寛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寛赦旦妻子免為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

服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為安定侯立燕故太子建為廣陽王以奉燕王祭祀

史記集解卷六十